

新民环球

本报国际新闻部主编 | 第 728 期 | 2017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丁珏华 编辑邮箱:xmhw@xmwb.com.cn

热点锁定



津巴布韦众议长穆登达 21 日宣布,总统穆加贝(见图)辞职并立即生效,议会将通过法律程序,在 22 日确定产生新总统的方式。

阿片类药物滥用背后存在巨大利益黑洞 美国缉毒局“反毒战”败给药商？

文 / 葛畅

2016 年 4 月,正值美国处方药泛滥之际,国会却通过一项法案限制了缉毒局的执法权责,使得缉毒局在对抗大型药物公司时丧失有力武器。《华盛顿邮报》与《60 分钟时事杂志》近日进行的调研认为,国会通过的此项法案与处方药成瘾、泛滥有绝对关联。

阿片类药物泛滥 美死亡人数攀升

据悉,美国阿片类药物横流已造成逾 20 万人死亡,是越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的三倍还多,且死亡人数仍保持上升态势。

费城医疗局长法利提供的资料显示,今年费城每个月有 100 人死于芬太尼,这是一种处方止痛剂,常被用来替代毒品。14 年以来,因服用止痛剂过量致死的人数增加了 600%。美国缉毒局前办公室主任约瑟夫·兰纳兹在缉毒局任职 10 年间目睹了处方药在各城镇肆虐的境况。数以万计的止痛药,如维柯丁和羟考酮,通过非法手段流入经销商和用户手中。

蒂娜·斯奈德回忆说,她 24 岁的儿子李文德沉迷于止痛药,在购物中心停车场被发现死于海洛因过量。“我可以真的感到我的心碎了,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不停地乞求这不是真的。”

在美国缉毒局工作近 30 年的马修·墨菲在《华盛顿邮报》采访中愧疚地表示,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这一切本不应该发生。时常会有家属们追问:面对处方药泛滥,缉毒局都采取了哪些行动?

缉毒局狂追猛打 终惹怒药商行业

面对处方药泛滥,兰纳兹认为药物行业已经失控,如果不遵守药物供应的法律,死亡事件将难以平息。他发现很多药店通过互联网销售处方类药物,于是提拔林登·巴伯对此给予管控。巴伯和兰纳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组合,对药物公司的非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但是,互联网药店被关闭后,新的购药方式又出现了。比如住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人开车到佛罗里达州,从那里的诊所获得处方,然后回到家里购买阿片类药物,每瓶 30 粒装的羟考酮售价为 900 美元。缉毒局官员意识到,需要采取新策略去对付这种新型药物销售手段。兰纳兹和巴伯把眼光放在了药剂师和医生之外,瞄准了药物公司,甚至有些是大型跨国药物公司。

1970 年通过的《管制物质法》规定,药物公司需要报告货物量异常大或可疑的订单,否则可能导致罚款甚至业务暂停。当缉毒局怀疑某家公司忽视可疑销售时,会对药物公司提出“上报可疑订单缘由”的



阿片类药物滥用在美国已造成逾二十万人死亡

图 G

命令,药物公司须在 30 天内上报相关文件,以避免被缉毒局吊销执照。

在兰纳兹带领下,缉毒局频频警告向全国各地客户出售异常大量阿片类药物的公司,有时甚至会以“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为由,采取立即停牌等极其严厉的处罚,扣留经销商的可疑药物。

尽管警告不断,有些药物公司依旧我行我素,大肆出货。2007 年,缉毒局对美国最大的药物经销商麦克森公司发起调查,该公司存在数百个未上报的互联网可疑订单,最终缴纳了 1320 万美元罚款。2008 年,兰纳兹和巴伯对另一家大型药物经销商卡地纳健康公司进行调查,最终处以 3400 万美元罚款。政府报告显示,10 年来缉毒局共开出近 4.25 亿美元罚款。但这些相对药物公司每年获取的利益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药商也开始反击 新法案限制缉毒

面对缉毒局的穷追猛打,药商们也逐一开始反击。过去 10 年间,一些前缉毒局人员放弃与药商的斗争,纷纷转而与药业公司合作。大批人才纷纷离职,导致斗争双方力量的倾斜,引起内部人士的担忧。

2011 年,巴伯离开缉毒局加入华盛顿特区律师事务所,开始为药物公司打官司。他在广告中写道:“如果贵公司面临缉毒局关于合规性问题的质疑,或者正在面对政府调查,我很乐意为您服务。”巴伯对缉毒局的战略了如指掌,精通如何保护医药公司的利益。

麦克森公司和卡地纳健康公司聘请了两位前副总检察长为自己辩护,这两家行业巨头控制了美国 85% 的药物分销。面对兰纳兹的穷追猛打,两位前副检察长开始联系

以前在政府共事的同事,获取内部消息。不久,兰纳兹就收到司法部有组织犯罪毒品执法工作队计划负责人詹姆斯·迪南的电话,询问他是否对副总检察长詹姆斯·科尔进行调查,并做出过激行为。兰纳兹感到震惊,他调查了数百起案件,但从来没有涉及科尔。他知道这是个信号,是在告诉他缉毒局应当收敛锋芒了。但他认为,“这是战争,我们要继续调查下去,不能退缩”。

2016 年 4 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保障病患获得有效药物执行法案》正式生效,改变了缉毒局 40 年以来的惯例。以前缉毒局被赋予广泛权力,可以对认为构成“迫在眉睫危险”的药物运输予以冻结。现在,缉毒局必须先证明药物公司的行为“立即构成重大威胁”才能行动,无疑给缉毒局的工作造成了更大困难。兰纳兹说:“新法案规定的‘立即’意味着即刻就会构成威胁,而我们无法立即证明其威胁性。”

该法案旨在削弱缉毒局在药品管制方面的权力,是药商们的巨大胜利。药商们为促成法案通过,共投入 1.02 亿美元游说,其中出资最多的达 4080 万元,CVS 医药集团出资 3280 万美元,美国连锁药局联盟则掏了 830 万美元。

缉毒局高级官员表示,缉毒局多年来一直在阻止该法案通过,但来自国会和行业游说者的压力日益加剧,缉毒局最终被迫接受这项违背意愿的法案。缉毒局首席行政法官约翰表示,原本缉毒局有权叫停医药公司的可疑药物进入市场,但新法案使缉毒局丧失了此权力。

兰纳兹说:“医药行业的生产商、批发商、分销商与连锁药店从未像今时今日那样对国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让国会在阿片类药物泛滥全国之际仍通过相关法

案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已经强势很多年了,现在忽然被叫停,就像在开保时捷时突然有人踩了刹车。”

根据统计,缉毒局的“立即停止供货令”在 2011 年共发出 65 张,而在新法案通过后,执法权大幅削减,2016 年仅发出 8 张。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领袖麦卡斯基尔已决定提案修法,让缉毒局在法律权限内有效监控药品市场,从源头管控阿片类药物泛滥滥卖。

马里诺放弃提名 特朗普誓清余毒

医药行业捍卫新法案是为了确保疼痛患者的合法治疗不受中断。该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说,联邦处方药相关法律对医药公司上报可疑麻醉药品订单责任的定义过于模糊,而缉毒局与公司沟通不佳,对麻醉药品分销的惩罚力度过于严厉。

医疗分销联盟发言人约翰·帕克认为,新法案并没有降低缉毒局执法力度,只是“拓宽了分歧发生时各方实时沟通的渠道”。但缉毒局首席执行官法官约翰表达了反对意见:“当下阿片类药物泛滥,嗑药成瘾与死亡人数大幅增加,新法案大大削弱了缉毒局的权力,缉毒局想要暂不停遵守联邦法律的药物公司行为在逻辑上看来是行不通的。”

推动新法案通过的主要倡导者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汤姆·马里诺,现任总统特朗普提名他出任缉毒局局长。但在《华盛顿邮报》头版头条报道指出他为推动新法案收受医药游说团体给的近 10 万美元后,马里诺已放弃提名。

特朗普对媒体宣布:“现在是全国紧急状态,我们将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来对抗阿片类药物危机,阿片类药物对美国造成的危害超过我见过的任何一种毒品。”

相关链接

阿片类止痛药物

阿片类药物是从阿片(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体内外衍生物,能缓解疼痛,产生幸福感,大剂量可导致木僵、昏迷和呼吸抑制。

阿片类药物主要用于中到重度疼痛治疗,主要包括可待因、双氢可待因、氢吗啡酮、羟考酮、美沙酮、吗啡、芬太尼和哌替啶(杜冷丁)等。

反复使用阿片类药物将引起机体耐受成瘾,成瘾症状包括渴求、焦虑、心境恶劣、打哈欠、出汗、起鸡皮疙瘩、流泪、流涕、恶心或呕吐、腹泻、痛性痉挛、肌肉疼痛、发热和失眠等。

使用吗啡类物质有许多躯体后果,包括乙型肝炎、丙型肝炎、HIV 感染、败血症、心内膜炎、肺炎和肺脓肿、血栓性静脉炎及横纹肌溶解等,同时心理和社会损害也十分明显。

上世纪 80 年代,一些学术文章认为阿片类药物的成瘾性没有想象的严重,美国阿片类药物生产商随之大力推销,阿片类药物处方用量迅速上升。2013 年至 2015 年,美国人均使用阿片类药物的时间为 17.4 天,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人口占全球 5%,消耗的阿片类药物却占全球的 80%。

美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月 26 日签署备忘录,宣布为应对阿片危机,美国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特朗普在当天演讲中誓言,将“真正上重拳、真正大张旗鼓、真正大力宣传”,让美国人不再沾上阿片。

特朗普说,美国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药物危机,“我们社会中的任何一员,不管是年轻或年迈,富裕或贫困,来自城市或乡村,都不应被药物上瘾的瘟疫困扰,美国阿片滥用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还罕见提及已故兄长弗雷德,称一辈子都在与酒精上瘾作斗争的兄长在世时提醒他远离酒精,他一直铭记在心。

特朗普描述了他的计划:对受联邦政府雇用的医务人员进行阿片安全用药培训,发起研发非成瘾止痛药的联邦项目,加大打击芬太尼(阿片类镇痛药)流入美国。但他未提及相关行动的专项拨款问题,引发一些媒体“说空话”的指责。